



## DOUBLE MIRROR

### 越过透明的存在

玻璃,在人类文明的漫漫长河中一直有着一席之地。近代作为一种带有巨大商业价值的珍稀技艺,为大众所知的是闻名遐迩的威尼斯彩色玻璃制造业。而在当下,玻璃已经不再局限于作为“器物”与“装饰品”,经过艺术家的创作,这种纯净而脆弱的介质呈现出既充满不确定性又具有无限可能的迷人特性。

编辑—扬扬 撰文—SZ 图片—CL 设计—木谷

在玻璃制造中,“退火”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也是玻璃最终成型的关键所在。炙热的熔料在上千度的温度下被塑型,随后经过加热·保温·慢冷·快冷四个退火步骤,使其减缓冷却速度的同时降低玻璃的永久应力。过程中变化种种虽可控,但亦有天数。期间,结果的未知性和偶然性也带给玻璃作品不可预知的宿命,令人着迷。

上周,上海玻璃博物馆的“退火”五周年特别大展「重置」拉开帷幕。以“退火”命名的艺术项目始于2015年。过去五年间,博物馆与当代艺术家合作,利用玻璃材料,委约创作特定场域的大型装置作品,并每年举办展览。张鼎、廖斐、杨心广、毕蓉蓉、林天苗、刘建华、孙逊、朴庆根等八位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不断挑战玻璃材料的边界,撬动材料本身蕴含的巨大能量。

不同艺术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创作视角,他们与玻璃这种介质的融合也各自相异。因此,在最终呈现的艺术品中,展现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张鼎在作品《黑色物质》中,黑色的看不清内部的玻璃球体,以三种方式构建作品,达成他认为的空间平衡点。借由玻璃这种脆弱同时坚硬;通透却致密;炙热而冰冷的物理特性,使用最基本的方式运用材料的原始属性。黑色作为重要的属性,潜藏的不确定性被调动起来,观众和作品之间形成的气氛,一触即发。

刘建华的《物镜》则梦幻但又现实。项目初期,他和团队在各个玻璃工厂与玻璃工作室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考察和材料研究,做了很多实验。终于和玻璃慢慢熟悉起来,但是他始终与这样一种材料保持着冷静而又礼貌的“距离”。刘建华谈到,在这个项目中他并没有把玻璃单独“拎”出来,而是源于个人这些年自身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对现实社会的感受,然后运用到玻璃这个材料来进行创作。“我觉得我还是挺顺其自然地介入到玻璃材料里面,并没有完全刻意是因为要跟‘退火’这个项目合作就一定强扭着用这个材料,单独再为它去想象一条线索。我还是基于这些年自身发展的艺术线索来进行,只不过是说在创作媒介方面运用了玻璃。”

来自韩国的朴庆根是一位影像艺术家,但他却说,“我害怕用相机去捕捉一个人。”在“退火”项目中,他带来作品《我是我的镜子》。他从“质疑影像艺术家在工作中的主观性”出发,企图探索与“观看”动力相关的更为复杂的欲望机制。他运用大量动态、抽象的玻璃机械装置,令其在空间中旋转变换,模糊地暗喻了人性中不可琢磨、无法驾驭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恰恰是人性魅力所在。除玻璃装置之外,他最新的影像作品以一对双胞胎为主角,描绘了潜意识心理机制,扩大了装置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心理暗示,与玻璃装置相辅相成。就像纯净的玻璃在锻造过程中也会有杂质,朴庆根认为,“艺术本身实际上是美的,但美并不仅仅体现在赏心悦目这一点。眼睛看起来很美,但还有另一面,也就是艺术会有丑的、黑暗的甚至是危险的这一面。这就是当代艺术也要关注的一部分,美并不仅仅是干净、漂亮。”

艺术家孙逊则向悠远的诗歌中借取灵感,《塞上》系列展览的作品创作灵感均来自唐代诗人王维《使至塞上》,持续探讨着“时空”这个宏大的叙事主题。在孙逊看来,“任何最伟大最优秀的作品,它的主题一定是时空,比如说《红楼梦》、《追忆似水年华》,或者是《百年孤独》……这些作品所写的,所真正想表达的,一定是时空。”他以运动的机械结合绘画装置,以玻璃材质作为情绪主线,呈现一个非线性“空间故事”。

作为女性艺术家,毕蓉蓉和林天苗在创作中有更为柔和的视角。毕蓉蓉的作品《穹顶二》灵感来自一个浪(水)的纹样为生发点。毕蓉蓉经常有意识无意识地运用一些浪纹样,好奇心使她将这些纹样再次利用和重组。慢慢地它们生发成了一些新的几何图形、渐变色、曲线、螺旋纹等各种形态以及它们与空间之间的关联,此时浪纹样本身似乎已经不再重要,而其中的构建关系已在过程中得以生成。而林天苗在《体·统》中,则创建并提出“系统”和“体系”的检测,揭露和重新塑造自我在社会和技术现实变化中的运作方式。这些系统在物理上、精神上,甚至是诗意层面上都有一定作用,在她所涉足的所有工作中,人体是她的中心关注点,身份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问题成为其思考和实验的内容,并贯穿于整个展览中。杨心广的《玻璃肠》此次被放置在一个集装箱体中,乍一看,透明的玻璃隐入白色背景,在视觉上产生了“隐身”的错觉,如同人体在某一结构上模糊不清的关系。那些玻璃做的山石与树木草皮颠倒了在真实空间中的位置,都代表着一些情绪化感受。而有着烧灼痕迹的不锈钢栏杆,则应和了“凭栏处”的意境,和断肠一起更增强了作品诗意化的氛围。积蓄的情感也得以通过这些细节迸发出来。



从左至右·

廖斐,《连续的平面1m²》,2016  
刘建华,《呼吸的风景》,2018  
孙逊,《边幅》,2019  
朴庆根,《地面行走》,2019